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八

元紀六 起 疆 圍 大 淵 獻 正 月 盡 著 雍 困 敦 十 二 月 凡 二 年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

至元二十四年春正月戊辰浚河西務漕渠 丙戌以

程鵬飛爲中書右丞阿爾舊 倫 阿 里 今 改爲中書左丞丁亥以

布顏里哈雅參知政事 發新附軍千人從阿巴齊討

安南 復改江浙行省爲江淮行省 辛卯詔發江淮

江西湖廣三省蒙古漢券軍七萬人船五百艘雲南兵

六千人海外四川黎兵萬五千命海道運糧萬石張文

虎賁拱辰陶大明運糧十七萬石分道以進置征交趾

行省鄂囉齊

舊倫與魯赤今改

平章政事烏訥爾

舊倫烏馬兒今改

樊

楫知政事總之竝受鎮南王節制

政異經世大典云二十四年令烏訥爾樊

參政率兵水陸進征尋亦罷所載甚畧今從元史安南傳書之

二月甲午敗于近郊

乙未以敕珠爾卜丹

舊倫麥木丁今改

為平章政事

甲辰

以范文虎為中書右丞商議樞密院事 壬子中書省

言自正旦至二月中旬費鈔五十萬錠臣等兼總財賦

自今侍臣奏請賜資請令臣等預議帝曰此朕所當慮

仍諭伊實特穆爾伊徹察喇

舊倫月赤徹兒今改

知之

戊午以

趙與芮子孟桂襲平原郡公

宗王納顏遣使徵東道

兵諫棟摩特穆爾毋輒發初納顏鎮遼東北京宣慰使  
伊列薩哈察其有異志密請備之帝素然其言故有是  
諭 閏月癸亥敕春秋二仲月上丙日祀帝堯祠 西  
京等處管課官馬合謀自言歲以西京平陽太原課存  
額外羨錢市馬馳于頭輸官而實盜官錢市之按問有  
迹伏誅 乙丑復立尙書省以僧格特穆爾竝爲平章  
政事鄂爾杞薩里爲右丞葉李爲左丞馬紹參知政事  
是月帝畋于近郊召敵珠爾卜丹特穆爾楊帖厚等與  
葉李程文海趙孟頫論鈔法敵珠爾卜丹言自制國用  
使司改尙書省頗有成效今仍分兩省爲便詔從之安

圖諫曰臣力不能回天但乞不用僧格別選賢者猶或  
不至虐民誤國不聽鄂爾根薩里雖與僧格同事然數  
切諍之以廉正自持葉李固辭左丞之命言臣資格未  
宜遽至此帝曰商起伊尹周起太公豈循資格耶尙書  
係天下輕重朕以煩卿卿其勿辭賜大小車各一許乘  
小車入禁中仍給扶升殿 辛未以復置尙書省詔天  
下除行省與中書議行餘竝聽尙書省從便以聞詔趙  
孟頫所草也帝覽之喜曰得朕心之所欲言者矣 初  
太宗設總教國子之官逮至元初以許衡爲祭酒而侍  
臣子弟就學者纔十餘人衡旣去教益廢而學舍未建

師生寓居民舍司業耶律有尙屢以爲言至是乃立國  
子監設監丞博士助教增廣弟子員至百二十人蒙古  
漢人各半官給紙劄飲食遂以有尙爲祭酒 設江南  
各路儒學提舉司時江南諸縣各置教諭二人又用廷  
臣請諸道各置提舉司設提舉儒學二人統諸路府州  
縣學祭祀錢糧之事學校已廢而復興實葉李之言有  
以導之也 乙酉鎮南王托歡徙鎮南京 范文虎改

尙書右丞商議樞密院事 改行中書省爲行尙書省

六部爲尙書六部 以吏部尙書實都

舊作析都今改

爲尙書

省參知政事 庚寅帝如上都 達嚕哈齊哈喇哈斯

等言去歲錄囚南京濟南兩路應死者已一百九十人若總校諸路爲數必多宜遣人分道行刑帝曰囚非羣羊豈可遽殺卽宜悉配隸淘金以禮部主事王約爲監察御史約疏請建儲及修史又言前中丞郭佑以奏誅盧世榮爲僧格所嫉誣以它罪宜白其冤不報三  
月甲午行至元鈔僧格以交鈔及中統元寶行之既久物重鈔輕建議更造至元鈔行之自一貫至五十文凡十有一等每一貫視中統鈔五貫子母相權要在新者無亢舊者無廢凡歲賜周乏餉軍皆以中統鈔爲準詔百官於刑部集議趙孟頫亦與焉衆欲計至元鈔二百

貫贓滿者死孟頫曰始造鈔時以鉅爲本虛實相權今  
二十餘年間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爲至元又  
二十年後至元鈔必復如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  
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鉅錢與二物相權  
謂之二虛四者爲直雖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絹  
計贓最爲適中況鈔乃宋時所創施於邊郡金人襲而  
用之皆出於不得已乃欲以此斷人死命似未可也或  
以孟頫年少初自南方來譏國法不愆意頗不平責之  
曰今朝廷行至元鈔故犯法者以是計贓論罪汝以爲  
非豈欲沮格至元鈔耶孟頫曰法者人命所係議有重



輕則人不得其死孟頫奉詔與議不敢不言今中統鈔  
虛故改至元鈔謂至元鈔終無虛時豈有是理公不揆  
於理欲以勢相陵可乎其人有愧色 丙辰命都水監

開汶泗水以達京師 汴梁河水泛濫役夫七千修完

故隄 夏四月宗王納顏反諸王諾延舊倫納牙今改等皆應

之帝問侍衛士阿實克布哈舊倫阿沙不花今改計將安出對曰

臣愚以爲莫若先安撫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

矣帝曰善卿試爲朕行之阿實克布哈卽北說諾延曰

大王聞納顏反耶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爲納顏

外應今納顏旣自歸矣是獨大王與王上抗幸王上聖

亦知非大王意置之不問然二三大臣不能無惑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爲萬全計諾延悅許之于是諸王之謀皆解阿寶克布哈還報帝乃議親征命徵兵遼陽以千戶帥錫保齊之眾從行阿寶克布哈以大同興和兩郡當車駕所經有帷臺嶺者數十里無居民請詔有司佗室嶺中徙邑民百戶居之割境內錫保齊舊佗管實赤今牧地使耕種以自養帝從之阿寶克布哈既領錫保齊帝復欲盡徙興和桃山數十邨之民以其地爲錫保齊牧地阿寶克布哈固請存三千戶以給鷹會帝皆聽納民德之飲食必祭錫保齊鷹房之執役者也 五月

乙亥遣額森

舊倫也  
先今改

諭北京等處宣慰司凡隸納顏所

部者禁其往來毋令乘馬持弓矢

王寅誅御史臺吏

王良弼僧格嘗奉旨檢覈中書省事凡校出虧欠鈔四千七百七十錠昏鈔一千三百四十五錠平章斡珠爾卜丹卽自伏參政楊居寬微自辨以爲實掌銓選錢穀非所專僧格令左右拳其面因問曰旣典選事果無黜陟失當者乎尋亦引伏參議伯降以下凡鉤攷違惰耗失等事及參議王巨濟嘗言新鈔不便忤旨各款伏帝令丞相安圖與僧格共議且諭毋令斡珠爾卜丹等它日得以脅問誣服爲辭此輩故狡獪人也數日僧格又

奏鞫中書參政郭佑多所逋負戶位不言以疾爲託臣  
謂中書之務嚆情如此汝力不能及何不告之蒙古大  
臣故毆辱之今已款服帝命窮詰之良弼嘗與人言尙  
書鉤校中書不遺餘力它日我畱得發尙書姦利其誅  
籍無難僧格聞之捕良弼鞫問款服謂此曹誹謗不誅  
無以懲後遂誅良弼籍其家又有吳德者嘗爲江寧縣  
達嚕噶齊求仕不遂私與人非議時政且言尙書今日  
覈正中書之弊它日復爲中書所覈汝獨不死也耶或  
以告僧格卽捕德按問殺之沒其妻子入官 用僧格  
言置上海福州兩萬戶府以維制錫布四島訥爾等海

運船戶工兩部各增尙書二員初立行泉府司專掌海  
運遂罷東平河運糧尋又於河西務置漕運司領接運  
海道糧事 帝自將征納顏發上都括江南僧道馬匹  
詔范文虎將衛軍五百鎮平樂以奇徹爲親軍都指揮  
使伊蘇岱爾右衛簽事王通副之 同知畱守兼少府

監事王思廉謂畱守丹津

舊倫段貞今改

曰藩王反側地大故

也漢晁錯削地之策實爲良圖盍爲上言之丹津以聞

帝曰汝何能出此言也丹津以思廉對帝嘉之

次異王  
思廉傳

連繫於二十三  
年今從本紀

壬子行尙書省平章政事高麗國王

王嗜請益兵征納顏以五百人赴之

行尙書省左丞

相阿珠

舊作阿木今改

受命西征至哈喇霍州以疾薨阿珠繼

其祖蘇布特

舊作速不台今改

父烏蘭哈達

舊作兀良哈合今改

爲將帥

沈幾有智畧臨陳勇決三世皆以功名顯後追封河南

王

改異阿珠之歿後編前後兩見今定從元史本傳

六月庚申朔百官以職

守不得從征納顏獻馬以給衛士壬戌帝至薩爾都魯

舊作撒兒都魯今改

之地納顏率所部六萬逼行在而陳遣左丞

李庭等將漢軍用漢法以戰既而納顏之黨金嘉努

舊作

金家奴今改

塔布岱

舊作塔不歹今改

擁眾號十萬進逼乘輿帝親

麾諸軍圍之納顏堅壁不出司農卿特爾格

舊作鐵哥今改曰

彼眾我寡當以疑退之於是帝張曲蓋據胡牀坐特爾

格進酒塔布岱按兵覘之不敢進李庭曰彼至夜當遁耳乃引壯士十餘人持火礮夜入其陳礮發果自潰散帝問何以知之庭曰其兵雖多而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繼之是以知其將遁遂命庭將漢軍御史大夫伊寶特穆爾

舊倫玉簪帖木兒今改

將蒙古軍竝進

追至寶列們林擒納顏以獻遂伏誅初潞州靳德進精於星歷之學所言休咎輒應時用天象以進規諫多所裨益累遷祕書監掌司天事及是從征納顏揆度日時率中機會諸將欲勦滅其黨德進獨陳天道好生請緩師以侍其降帝嘉納之李庭之討納顏也將校多用

國人或其親暱立馬相嚮語輒釋仗不戰逡巡遑卻帝  
患之葉李密啟曰兵貴奇不貴眾臨敵當以計取彼既  
親暱誰刃盡力徒費陛下糧餉四方轉輸甚勞臣請用  
漢軍列前步戰而聯大車斷其後以示死關彼嘗玩我  
必不設備我以大眾踣之無不勝矣帝用其謀果奏捷  
自是謚奇李每召見論事尋詔以爲御史中丞商議中  
書省事李辭曰臣本羈旅蒙眷使備顧問固當竭盡愚  
衷御史臺總察中外機務臣愚不足當此任且臣胥竄  
瘴鄉素染足疾比歲尤劇帝笑曰卿足艱于行心豈不  
可行耶李固辭得許因叩首謝曰臣今雖不居是職然



御史臺天子耳目常行事務可以呈省至若監察御史奏疏西南兩臺咨稟事關軍國利及生民宜令便宜聞奏以廣視聽不應一一拘律遂成文具請詔臺臣言事各許實封又曰憲臣以繩愆糾謬爲職苟不自檢於擊搏何有其有貪恠敗度之人宜付法司增條科罪以懲欺罔帝然之由是臺臣得實封言事 帝初欲大用趙孟頫議者難之是月授孟頫兵部郎中兵部總天下諸驛時使客飲食之費幾十倍於前吏無以供給強取於民不勝其擾遂請于中書增鈔給之至元鈔法滯澀不能行詔遣尙書劉宣與孟頫馳驛至江南問行省慢令

之罪左右司官及諸路官得徑笞之孟頫還不笞一人  
僧格大以爲譴時有王虎臣者言平江路總管趙全不  
法卽命虎臣往按之葉李執奏不宜遣虎臣帝不聽孟  
頫進曰趙全故當問然虎臣前守此郡多強買人田縱  
賓客爲姦利全數與爭虎臣怨之往必將陷全事縱得  
實人亦不能無疑帝悟乃遣它使僧格鐘初鳴時卽坐  
省中六曹後至者笞之孟頫偶後至斷事官遽引孟頫  
受笞孟頫入訴於右丞葉李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  
養其廉恥教之節義且辱士大夫是辱朝廷也僧格亟  
慰孟頫使出自是所笞惟曹吏以下它日行東御牆外

道儒孟頫馬跌墮于河僧格聞之言於帝移築御牆稍

西二丈許帝聞孟頫素貧賜鈔五十錠初納顏將叛

陰遣使結額布罕舊倫也不騰勒噶舊倫騰刺奇徹舊

欽察親軍衛指揮使托克托呼舊倫土土執之盡得其

情以聞詔騰勒噶入朝將由東道進托克托呼言於北

安王曰彼分地在東脫有不虞是縱虎入山林也乃命

從西道既而有言額布罕叛者眾欲先聞於朝然後發

兵托克托呼曰兵貴神速若彼果叛我軍出其不意可

卽圖之否則與約而還卽日起行疾驅七晝夜渡圖呼

喇河戰於托集嶺大敗之額布罕僅以身免秋七月

癸巳納顏餘黨犯咸平遼東道宣慰使達春

舊倫塔出今改

從

皇子夔額齊合兵出瀋州進討初帝命達春領軍一萬與夔額齊同力備禦納顏女真水達勒達官民與納顏連結達春遂棄妻子與麾下十二騎直抵建州距咸平千五百里與納顏黨達薩巴圖爾等合戰兩中流矢繼知其黨特爾格素爾齊等欲襲皇子乃以數十人逗戰于餘人冒從皇子渡遼水納顏軍來襲達春轉關而前射其酋特古岱墮馬死追兵乃返遂軍懿州州老幼千餘人焚香羅拜道旁泣曰非宣慰公吾屬無遺種矣達春軍至遼西罷山北小龍泊得叛酋史圖凌岱盧全等

納款書期而不至達春卽遣將討擒之又獲其黨王薩布復與庫錫爾等戰破之將士欲俘掠達春一切禁止與簽院漢瓜監司托克托岱追納顏餘黨北至金山悉平之 丁酉宏州匠官以大兔毛製如西錦者以獻授匠官知宏州 戊戌樞密院奏簽征緬行省事哈薩爾哈雅言比至緬國諭其王赴闕彼言鄰番數叛未易卽行擬遣使奉表齎土貢入覲 八月乙丑帝至自上都以托曼達爾爲都元帥將四川兵五千赴緬省仍令其省駐緬近地以俟進止 己巳謫從叛諸王赴江南諸省從軍自效 諭鎮南王托歡禁戢從征諸王及省

官與魯齊等毋縱軍士焚掠毋以交趾小國而易之  
九月庚子禁市毒藥者 丁未安南國遣使貢方物  
戊申咸平懿州北京以納顏叛民廢耕作又霜雹爲災  
告饑詔以海運糧五萬石賑之 壬子禁沮撓江南茶  
課 冬十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甲子僧格言中書省  
舊在大內前阿哈瑪特移置於此請仍舊爲宜從之  
丙子僧格奏參知政事郭佑楊居寬坐虧負中書錢穀  
竝棄市人皆冤之當僧格之誣殺佑與居寬也刑部尙  
書博果密爭之不得僧格淡忌之嘗指博果密謂其妻  
曰它日籍我家者此人也因其退食責以不坐曹理務

欲加之罪遂以疾免帝還自上都其弟額埒璘班侍坐  
輦中帝曰汝兄必以某日來迎博果密果以是日至帝  
見其癯甚問其祿幾何左右對以滿病假者例不給帝  
念其貧命盡給之 僧格威焰方熾參議尙書省事唐  
仁祖議論不回屢忤僧格人皆危之仁祖自若也遷工  
部尙書僧格以漕務煩劇特重困之仁祖處之甚安尋  
出使雲中僧格攻工部織課稍緩怒曰誤國家歲用遣  
騎追還命直吏拘往督工且促其期曰違期必置汝於  
法左右皆爲之懼仁祖退召諸直長從容諭之曰丞相  
怒狂我不在爾也汝等勿懼宜力加勉眾皆感激晝夜

倍其功期未及而辦僧格不能加罪 乙酉帝諭翰林諸臣以丞相領尙書省漢唐有此制否咸對曰有之翌日左丞葉李以所對奏聞且言前省官不能行者平章僧格能之宜爲右丞相帝然之 丙辰范文虎言豪懿東京等處人心未安宜立省以撫綏之詔立遼陽等處行尙書省 十一月壬辰以僧格爲尙書省右丞相兼統制院使領功德使司事於是僧格請以平章特穆爾代其位阿喇杞薩里爲平章政事葉李遷右丞參政馬紹爲左丞紹爲參政時有信州三務提舉杜璠者言至元鈔公私未便僧格怒欲當以重罪紹從容言曰國家



導人使言可采用之不可采亦不之罪今重罪之豈不與詔書違戾乎璠得免罪至是親王戍邊其士卒有過支廩米者有司以聞帝欲究問加罪紹言方邊庭用兵罪之懼失將士心所支踰數者當後年之數可也從之

辛丑改衛尉院爲太僕寺仍隸宣徽院 己酉詔議

弭盜僧格伊蘇特穆爾言江南歸附十年盜賊迄今未靖宜立阬招捕而以安集賁州縣之吏其不能者黜之葉李言臣在漳州十年詳知其事大抵軍官嗜利與賊通者尤難弭息宜令各處鎮守軍官例以三年轉徙庶革斯弊帝皆詔行之 江淮行尙書省參知政事高興

討婺州盜柳分司擒斬之會丁母憂詔起復討處州盜  
屠老鵝温州盜林雄興潛出青田擣其巢穴戰於葉山  
擒老鵝及雄等二百餘人斬於溫州市又奉省檄平徽  
州盜汪千十等 廣東盜起寇肇慶其魁鄧大獠居前  
寨劉太獠居後寨相依以爲固湖廣行省左丞劉國傑  
趣擣後寨破之遂拔前寨擒斬鄧劉二人捕民結賊者  
皆杖殺之 十二月丁卯減揚州省歲額米十五萬石  
以鹽引五十萬易糧免浙西魚課三千錠聽民自漁  
癸酉諸王錫勒圖部雨土七晝夜沒死羊畜 丁丑以  
朱清張瑄海漕有勞遙授宣慰使 鎮南王托驩以諸

軍征安南次思明州畱兵二千五百人命萬戶賀祉統之以守輜重程鵬飛鄂囉哈達爾以漢券兵萬人由西道永平鄂囉齊以萬人從鎮南王由東道女兒關以進阿巴齊以萬人爲前鋒烏訥爾樊楫以兵由海道經玉山雙門安邦口遇交趾船四百餘艘擊之斬四千餘級生擒百餘人奪其船百艘遂趣交趾程鵬飛鄂囉哈達爾經老鼠陷沙茨竹三關凡十七戰皆捷是月鎮南王次茅羅港交趾興道王遁攻浮山寨拔之又命鵬飛阿爾以兵二萬人守萬劫且修普賴山及至靈山木柵命烏訥爾將水兵阿巴齊將陸兵徑趣交趾城鎮南王以

趙澤渡富良江次城下敗其守兵陳日烜與其子棄城走敢喃堡諸軍攻下之

至元二十五年春正月陳日烜復走入海鎮南王以諸軍追之不及引兵還交趾城令烏訥爾將水軍迎張文虎等糧船又發兵攻其諸寨破之 己丑詔江淮省內外並聽蒙古岱節制 辛卯尚書省言初以行省制丞相與內省無別罷之令江淮平章政事蒙古岱所統地廣事繁宜依前置丞相從之詔以蒙古岱爲右丞相

毀中統鈔板 戊戌大赦弛遼陽漁獵之禁惟毋殺孕獸 壬寅賀州賊七百餘人焚掠封州諸郡循州賊萬

餘人掠梅州 癸卯哈都犯邊敕發兵從諸王珠納北

征 甲辰伊蘇布哈舊倫也連謀叛逮捕至京師誅之

丙午畋于近郊 己酉發海運米十萬石賑遼陽省

軍民之饑者 癸丑募民能耕江南曠土及公田者免

其差役三年其輸租免三分之一 江淮行省言兩淮

土曠民寡兼并之家皆不輸稅又管內七十餘城止屯

田兩所宜增置淮東西兩道勸農營田司督使耕之從

之 僧格以甘肅行省特穆格無心任事又不與協力

奏以雅岱代之未幾又以江西行省平章呼圖特穆爾

不職奏罷之兵部尙書呼圖達爾不勤其職僧格殿罷

之而後奏帝曰若此等不罪汝事何由得行也 二月

丁巳改濟州漕運司爲都漕運司併領濟之南北漕京

畿都漕運司惟治京畿 戊午以右丞葉李爲平章政

事李固辭許之賜以玉帶視秩一品又賜平江嘉興田

四頃〔攻異〕葉李傳云四 庚申司徒薩里曼等進讀祖

宗實錄帝曰太宗事則然睿宗少有可易者定宗固日

不暇給憲宗汝獨不能憶之耶猶當詢諸知者 壬戌

敕江淮勿捕天鵝弛魚鰖禁 丙寅改南京路爲汴梁

路北京路爲武平路西京路爲大同路東京路爲遼陽

路中興路爲寧夏府路 嘉木揚喇勒智言以宋宮室

賣資台通鑑 卷一百八十八 上

爲塔一爲寺五已成詔以水陸地百五十頃養之徵

葛洪山隱士劉彥渢辛巳以杭州西湖爲放生池

壬午命皇孫雲南王額森特穆爾

舊作也先帖木兒今改

帥兵領

大理府等處

三月戊子帝還宮

淞江民曹夢炎願

歲以米萬石輸官乞免它徭且求官職僧格以爲請乃

遙授浙東道宣慰副使

庚寅帝如上都故事樞密院

官俱從行歲畱一人領院事漢人不得與至是以屬判

官鄭制宜制宜遜辭帝曰汝豈漢人比耶竟畱之制宜

鼎之子也

江淮行省蒙古岱言宜除軍官更調法死

事者贈徽官病故者降一等帝曰父兄雖死事子弟不

勝任者安可用之苟賢則病故者亦不可降也 辛卯  
造尙書省 壬寅禮部言會同館蕃夷使者時至宜令  
有司倣古職貢圖及詢其風俗土產去國里程籍而錄  
之實一代之盛事從之 甲寅循州賊萬餘人寇漳浦  
泉州賊二千人寇長泰汀贛畬賊千餘人寇龍溪皆討  
平之 鎮南王托歡復遣兵追陳日烜於海不知所之  
烏訥爾不見張文虎船復還萬劫右丞相阿巴齊曰賊  
棄巢穴遠遁意待吾之敝而乘之將士皆北人春夏之  
交瘴癘將作饋餉且盡今出兵分定其地招降納附勿  
縱士卒侵掠急捕日烜此策之善者也時日烜復遣使



請降以款師諸將信其說久之不降擁眾據海口阿巴  
齊率眾攻之將士多被疫不能進諸蠻復叛所得險隘  
皆失守遂謀引還日烜復集散兵三十萬守禦東關遇  
托歡歸路諸軍且戰且行日數十合賊據險發毒矢將  
士裹瘡以戰樊楫阿巴齊皆死前軍錫都爾奮勇乘之  
交人小卻托歡由單已縣趣藍州間道以出次思明州  
命安嚙引兵還雲南鄂囉齊以諸軍北還日烜尋遣使  
來謝進金人代已罪帝以托歡無功而還令出鎮揚州  
終身不容入覲 夏四月辛酉僧格言自至元丙子置  
應昌和羅所其間必多盜詐宜加鉤攷扈從之臣種地

極多戶依軍站例除四頃之外驗畝征租竝從之 癸  
亥渾河決發軍築隄捍之 癸酉尙書省言近以江淮  
饑命行省賑之吏與富民因緣爲姦多不及于貧者今  
杭蘇湖秀四州復大水民鬻妻女易食請輟上供米三  
十萬石審其貧者賑之帝是其言 甲戌萬安寺成佛  
像及牕壁皆金飾之凡費金五百四十兩有奇水銀二  
百四十斤 增立直沽海運米倉 命征交趾諸軍還  
家休息一歲 敕緬中行省比到緬中一稟雲南王節  
制 庚辰安南國王陳日烜遣其中大夫陳克用來貢  
方物 甲申詔皇孫特穆爾撫諸軍討叛王和爾果斯

舊作大魯  
大孫今改

哈坦圖魯罕

廣東民董賢舉循州民鍾明

亮各擁眾萬餘相繼起皆稱大明亮勢尤猖獗詔遣

江浙行省丞相蒙古岱行樞密使頁特密實發四省兵

討之

湖南盜詹一仔誘衡永寶慶武岡人嘯聚四望

山久不能討行省左丞劉國傑帥師擊破之斬首盜餘

眾悉降將校請曰此輩久亂急則降降而有繫復反矣

不如盡阬之國傑曰多殺不可況殺降也乃相要地爲

三屯遷其眾守之每屯五百人以備賊且墾廢田榛棘

使賊不得爲巢穴降者有故田宅盡還之無者使雜耕

屯中後皆爲良民

五月戊子諸王察克子庫庫岱

舊作

今改 拔綽和爾舊倫牒兀執之以來 乙未僧格言

中統鈔行垂三十年省官皆不知其數今已更用至元

鈔立差官分道置局鈎攷中統本從之 壬寅鑄渾天

儀 乙巳罷興州采蜜 癸丑遷四川省治重慶復遷

宣慰司于成都 六月癸未處州賊柳世英寇青田麗

水等縣浙東道宣慰使史耀討平之 秋七月丙戌以

南安瑞贛三路連歲盜起民多失業免逋稅萬二千六

百石有奇中書右丞相安圖見天下大權盡歸尙書屢

求還不許八月丙辰詔安圖以本部集賽蒙古軍三百

人北征 癸亥尙書省成 庚辰分萬億庫爲寶源賦

源綺源廣源與萬億共爲五庫從價格請營之禁中以  
貯幣帛 九月南臺御史中丞劉宣自殺時行省丞相  
蒙古岱悍戾縱恣常慮臺臣糾劾其罪而尤畏宣日遣  
人入建康偵伺臺中違失臺臣皆憚之懇求自解惟宣  
屹不爲動蒙古岱益忌之因羅織宣罪逮繫其子孫于  
獄又令人妄言宣沮壞錢穀事聞遂使置獄行省鞠治  
之宣及御史六人俱就逮既登舟行省以軍船列兵衛  
驅迫之至則分異各處不使往來宣不勝憤遂自剄于  
舟中始宣將行以一絨付從子自誠令勿啟視宣死視  
其書云觸怒大臣誣構成罪豈能與經斷小人交口辨

訟屈膝爲容於怨家之前身爲臺臣義不受辱當自引  
決但不獲以身徇國爲恨耳且言別有公文言蒙古岱  
罪狀後得其藁塗注句抹辭句難辨前治書侍御史霍  
肅爲敘次其文讀者悲憤宣既引決行省白於朝以爲  
宣罪重自殺前後構成其事者郎中張斯立也宣忠義  
節操爲世所重聞者莫不嗟悼其後自誠以宣行實上  
聞贈御史中丞諡忠憲 壬辰帝至自上都 召江淮  
行省參政董文用爲御史中丞文用至曰中丞不當理  
細務吾當先舉賢才乃舉胡祇遹王惲雷膺等十餘人  
爲按察使又舉徐炎魏初爲行臺中丞當時以爲極選

癸卯置徵理司專治合追財穀以甘肅行省參政圖

喇延哈

舊倫禿烈  
羊阿今改

簽省吳誠竝爲徵理使自立尙書省

凡倉庫諸司無不鉤攷先摘委六部官至是僧格復以  
爲不專請置徵理司日以理算爲事毫分縷晰司錢穀  
者無不破產及當更代人皆棄家避之 庚戌太醫院

新編本草成 冬十月庚申遣使鉤攷諸路錢穀僧格

言湖廣錢穀已責平章約蘇穆爾自首償矣它省欺盜  
者必多請以省院臺官實都王巨濟阿薩爾何榮祖昭  
嚕呼齊圖呼魯李佑吉丁戎益崔或燕眞安祐巴延等  
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六省每省

各二人特給與印章給兵以備使令且以爲衛帝皆從之僧格嘗奏上都畱守司錢穀多失實召畱守喇呼爾賀仁傑廷辯仁傑曰臣漢人不能禁吏戢姦致錢穀耗損臣之罪喇呼爾曰臣爲長印在臣手事未有不關白而能行者臣之罪帝曰以爵讓人者有之未有爭引咎歸已者其置勿問 帝追念商挺問董文用曰商孟卿今年幾何對曰八十帝甚惜其老而歎其康強挺旋卒後追贈魯國公諡文定 丙寅賜瀛國公趙昱鈔百錠

湖廣省言左右江口溪峒蠻獠置四總管府統州縣峒百六十而所調官畏憚瘴癘多不敢赴請以漢人爲



達嚕噶齊軍官爲民職雜土人用之就擬瓜勒佳素赫等七十四人以聞從之 大同民李伯祥蘇永福八人

以謀逆伏誅 庚午哈都犯邊 丙子始造鐵羅圈甲

遣瀛國公趙鼎學佛法於土番

文選符臺外集宋幼主北遷降封爲瀛國

公一夕世祖夢金龍舒爪經龍柱明日瀛國公來朝立所夢柱下世祖感其事謀諸臣下欲除之瀛國公大懼乞從釋號合尊大師往西天受佛法獲免余應詩云有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詔公尙公王時衆賜宴明光宮酒酣舒指展金柱化爲龍爪驚天容元君含笑語臥臣以雜寧與凡會同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衣泣霑酥胸瀛國公晨馳見帝師大旌門下參儒宗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所言與符臺外集同然龍爪事涉恍惚疑已卯詔免儒戶雜徭 僧格係後人傳會今不取

請令集賢院諸司分道鈎攷江南郡學田所入羨餘貯

之集賢院以給多才藝者從之 十一月壬午鞏昌路  
爲饑免田租之半仍以鈔三千錠賑其貧者 丁亥以  
山東按察使何榮祖爲中書省參知政事 修國子監  
以居胄子 禁有分地臣私役富室爲柴米戶及賦外  
雜徭 柳州民黃德清叛湖州民蔡猛等拒殺官軍並  
伏誅 己亥命李思衍爲禮部侍郎充國信使以萬奴  
爲兵部郎中副之同使安南諭陳日烜親身入朝否則  
必再加兵 時有佞諛者諷大都民史吉等請爲僧格  
立石頌德帝曰民欲立則立之仍以告僧格使其喜也  
於是翰林製文題曰王公輔政之碑僧格恩寵方盛自

近戚貴人見之皆屏息遜避董文用獨不附之僧格令人諷文用頌已功於帝前文用不答僧格又自謂文用曰百司皆具食丞相府獨御史臺未具食耳文用亦不答辛丑馬八兒國遣使來朝初帝遣荆湖占城行省參知政事伊赫密實使馬八兒國取佛鉢舍利浮海阻風行一年乃至得其良醫善藥遂與其國人來貢方物又以私錢購紫檀木殿材并獻之嘗侍帝於浴室問汝踰海者凡幾對曰臣四踰海矣帝憫其勞遥授江淮行尚書省左丞行泉府大卿甲辰僧格以總制院統西蕃諸司軍民錢穀事體甚重宜有以崇之奏改爲宣政

院秩從一品用三臺鉞印帝從之命僧格以本官兼宣  
政使領功德司使事十二月丁巳哈都兵犯邊巴圖  
額森托迎擊死之 朔方軍興糧糗靡備而誅責逾急  
董文用謂僧格曰民急矣外難未解而內戕其根本丞  
相宜思之又持外郡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豈不  
欲生養安樂哉急法苛斂使至此耳御史臺所抹政事  
之不及者丞相當助之不當抑之也御史臺不得行則  
民無所赴愬而政日亂將不止臺事不行也浸忤僧格  
意撫拾臺事百端文用日與辨論不爲屈於是具奏僧  
格姦狀帝報之語祕人莫間僧格日誣譖文用於帝曰

在朝惟董文用慙傲不聽令沮撓尙書省請痛治其罪  
帝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且文用端謹朕所素知汝善視  
之旋遷大司農時欲奪民田爲屯田文用固執不可復  
遷翰林學士承旨 先是安圖將兵臨邊爲實里吉所  
執一軍皆沒至是八隣來歸從者凡三百九十人賜鈔  
萬二千五百一十三錠 辛未僧格言分地之臣例以  
貧乏爲辭希覲賜與財非天墜地出皆取於民苟不慎  
其出入恐國用不足帝曰自今不當給者汝卽畫之當  
給者宜覆奏朕自處之 乙亥湖頭賊張治罔掠泉州  
免泉州今歲田租 丙子伊蘇布哈以實勒們叛甘肅

行省官合兵討之皆自縛請罪獨實勒們以其屬西走

追獲之以歸于京師先是朱供奉汪元量從三宮入

燕授瀛國公書帝聞其能琴嘗召入禁中令鼓琴稱善

元量乞歸許之是冬元量歸杭州具言謝太后臨歿遺

言欲歸葬紹興時理宗陵已發謝后在北猶未之知蓋冀與理宗同窆也全太后爲

尼瀛國公學佛號太波講師遺老聞之有泣下者後吳

繫汪元量事於至元十七年据王清惠送行詩序云水雲留金臺一紀則斷非十七年矣以水雲樂攻之所

宋未遺事皆後於十七年瀛國公以二十五年學佛法元量有詩紀其事則元量之歸杭州當即在此年清惠

所云一紀者畧言之耳嚴冬友謂元量事可以不載余謂元量所遺可攻見一代之類末不僅爲元量一人也

是歲汴梁路陽武襄邑太康通許杞攷城陳畱等縣

陳穎二州河決凡二十二所漂蕩麥禾房舍委宣慰司督本路差夫修治 有小吏誣告漕司劉獻盜倉粟僧格方事聚斂眾阿其意鍛鍊枉服刑部尙書列斯哩衛曰刑部天下持平今輦轂之下漕臣以冤死何以正四方乎卽以實聞以是忤僧格出爲江東道宣慰使在官務興學諸生有俊秀者拔而用之爲政嚴明豪民猾吏縮手不敢犯然亦無所刑戮而治 初皇孫撫軍於北詔以托克托呼從追納顏餘黨于哈喇溫之地誅叛王烏塔哈盡降其眾至是諸王額斯爾爲叛王和爾哈斯所攻遣使告急復從皇孫移師援之敗諸呼嚕輝還至

台喇溫山夜渡貴烈河敗叛王哈坦盡得遼左諸部置  
東路萬戶府帝多其功以額斯爾女弟妻之先是帝  
命江西行省蒙古岱召謝枋得執手相勉勞枋得曰上  
有堯舜下有巢山枋得姓名不祥不敢赴召蒙古岱義  
之不強也旣而福建行省管如德將旨如江南求人材  
尙書畱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遺書夢炎曰江南人材未  
有如今日之可恥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求一  
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亾也以八  
百國之精兵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  
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竝立使三監



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明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材可見也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它志哉終不行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九

賜進士第...  
賜進士第...  
賜進士第...  
賜進士第...  
賜進士第...  
賜進士第...  
賜進士第...  
賜進士第...  
賜進士第...  
賜進士第...

元紀七

起居維赤奮若正月盡重光單閼三月凡二年有奇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

至元二十六年春正月丙戌地震

辛卯錫布帛

舊倫沙不

丁今

上市舶司歲輸珠四百斤金三千四百兩詔貯之

以待貧乏者

哈坦

舊倫合丹今改

入寇

戊戌謁漳汀二州

田租 己亥開安山渠引汶水以通運道先是壽張縣

尹韓仲暉太史院令史過源相繼建言請自東昌路須

城縣安山之西南開河置牕引汶水達舟于御河以便

公私漕販尙書省遣漕副馬之貞與源等按視地勢商  
度工用于是圖上可開之狀僧格以聞言開浚之費與  
陸運亦畧相當然槩成乃萬世之利請以今冬備糧費  
來春浚之詔出楮幣一百五十萬緡米四百石鹽五萬  
斤以爲儲直備器用徵旁郡丁夫三萬驛遣斷事官猛  
蘇爾舊作連  
兒今改禮部尙書張孔孫兵部尙書李處巽等  
董其役是日興工起于須城之安山止于臨清之御河  
長二百五十餘里建牖三十有一度高低分遠近以節  
蓄洩時繕修尙書省奏役軍士萬人畱守司主之參  
議樞密院事吳元珪亟陳其不便乃止辛丑立武衛

親軍都指揮使司以侍衛軍六千屯田軍三千江南鎮  
守軍一千隸焉以畱守段天祐兼都指揮使凡有興作  
必以聞於樞府 壬寅海船萬戶府言山東宣慰使樂  
實所運江南米陸負至淮安易牖者七然後入海歲止  
二十萬石若由江陰入江至直沽倉民無陸負之苦且  
米石省運估八貫有奇請罷膠萊海道運糧萬戶府而  
以漕事責臣當歲運三千萬石詔許之 癸卯賊鍾明  
亮寇贛州掠寧遠據秀嶺詔以江西參政管如德爲左  
丞將兵五千往討 畚民邱大老集眾千人寇長泰縣  
福漳二州兵討平之 二月辛亥朔詔集江南戶口凡

北方諸色人寓居者亦就籍之 潛滄州御河 台州

賊楊鎮龍據玉山反僭稱大興國僞號安定元年以其

黨厲某爲右丞相樓蒙才爲左丞相得良民刺額爲大

興國軍遂有兵十二萬以七萬攻東陽義烏餘姚嵎新

昌天台永康浙東大震宗王昂吉爾岱舊倫妻吉帶今改時謫

婺州帥師討之致異楊鎮龍反本紀癸亥徙江

淮省治杭州改浙西道宣慰司爲淮東道宣慰司治揚

州 大都路總管府判官蕭儀嘗爲僧格掾坐受贓事

覺帝貸其死欲徙爲淘金僧格曰儀嘗鉤致萬億庫有

追錢之能足贖其死宜解職杖遣帝曲從之 丁卯帝

如上都僧格言去歲陛下幸上都臣日視內帑諸庫今歲欲乘小輿以行人必竊議帝曰聽人議之汝乘之可也 以中書右丞相巴延知樞密院事將兵鎮和林和林統有漠北諸路置知院自巴延始 以拜特爾舊名

伯改

爲中書平章政事

三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僧

格言近委省臣檢責左右司文簿凡經監察御史稽照者遺逸尙多自今當令御史卽省部稽照書姓名于卷末苟有遺逸易於歸罪仍命侍御史監視失則連坐帝從之乃答監察御史四人是後御史赴省部者掾史與之抗禮但令小吏持文簿置案而去御史徧閱之而臺

綱廢矣 乙未渾天儀成 夏四月戊午禁江南民挾  
弓矢犯者籍爲兵 戊辰安南國王陳日烜遣使來貢

庚午沙河決發兵築隄以障之 癸酉以高麗國多  
產鉅造工卽其地發旁近民治以輸官 甲戌詔江淮  
行省參政實都赴闕以戶部尙書王巨濟專理算江淮  
錢穀左丞相蒙古岱總之巨濟乘執刻剝遣使徵徽州  
民鈔多輸二千錠巨濟怒其少欲覈益千錠總管許楫  
詣巨濟曰公欲百姓死耶生耶如欲其死雖萬錠可徵  
也巨濟怒解徽州賴以免 置浙東江東江西湖廣福  
建木綿提舉司責民歲輸木綿十萬匹以都提舉司總

之 丁丑尙書省言納顏已誅其人戶月給米萬七千  
餘石父母妻子俱在北方恐生它志請徙置江南充錫  
布鼎所請海船水軍從之 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執  
宋謝枋得至燕初天祐見時方求才欲以薦枋得爲功  
遣其友趙孟迥誘枋得入城與之言坐而不對且有嫚  
辭天祐不能堪乃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  
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于趙一存孤一  
死節一死于十五年之前一死于十五年之後漢臣十  
四年龔勝乃餓死司馬子長云死有重于泰山有輕于  
鴻毛參政豈足知此天祐怒逼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



自離嘉興卽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既渡采石惟  
少茹蔬果積數月困殆是月朔日至燕問太后攢所及  
瀛國公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疾甚遷憫忠寺見壁間曹  
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畱夢炎使醫持  
藥雜米飲造之枋得怒擲之于地不食五日死 五月  
庚辰濬河西務至通州漕渠 丙申賊鍾明亮率眾萬  
八千五百餘人來降 行御史臺復徙于揚州浙西按  
察使徙蘇州 以寶都爲尙書左丞何榮祖參知政事  
張天祐爲中書參知政事 辛丑御河溢入安山渠漂  
東昌民廬舍 青山苗蠻三十三寨相繼內附 六月

辛亥安山渠成凡役工二百五十一萬七百四十有八

河渠官張孔孫等言開魏博之渠通江淮之運古所未

有詔賜名會通河置提舉司職河渠事

（攷異）安山渠成本紀繫於七月

今從河渠志當是成於六月而七月乃賜名也

詔以雲南行省地遠州縣官

多闕六品以下許本省選辟以聞

丙寅貢特密寶請

以降賊鍾明亮爲循州知州宋士賢爲梅州判官邱應祥等十八人爲縣尹巡尉帝不許令明亮應祥竝赴都

甲戌西南夷中下爛土等處洞長忽帶等以洞三百

寨百一十來歸得戶三千餘

乙亥立江淮等處財賦

總管府掌所籍宋謝太后貲產隸中宮

濟寧東平汴

梁濟南棣州順德平灤真定霖雨害稼丁丑詔免田租  
十萬五千七百四十九石 秋七月戊寅朔哈都兵犯  
邊帝親征 辛巳兩淮屯田雨雹害稼蠲今年田租  
雨壞都城發兵民各萬人完之 甲申四川山齊蠻民  
四寨內附 丙戌命百官市馬助邊 敕以圖噶哈及  
侍衛兵百人爲僧格導從 戊子太白經天 甲午御  
河湟 戊戌誅信州判賊鮑惠日等三十三人 辛丑  
發侍衛親軍萬人赴上都 壬寅賦百官家製戰袍  
癸卯沙河湍鐵燈杆隄決 哈都兵至和林宣慰司奇  
卜舊作怯伯今改反應之其副劉哈喇巴圖爾乘間脫歸入見

帝喜曰人言汝陷賊乃能來耶命與酒餽顧謂侍臣曰  
警諸裔犬得美食而棄其主奇卜是也雖未得食而不  
忘其主此人是也更其名曰察罕幹托齊 初托克托

呼舊倫土土從皇孫噶瑪拉舊倫甘麻征哈都抵杭愛

舊倫杭嶺賊先據險諸軍失利惟托克托呼以其軍直

前鏖戰翼皇孫而出追騎大至乃選精銳設伏以待之

賊不敢逼至是帝巡幸北邊召見慰諭之曰晉太祖與

其臣同患難者飲班珠爾河舊倫班木之水以記功今

日之事何愧晉人卿其勉之 八月霸州大水發直沽

倉米糶之 辛酉大都路霖雨害稼免今年田租 癸

酉以台婆二州饑免今歲田租 甲戌徙浙東道按察

司治婺州河東山西道按察司治太原宣慰司治大同

九月己卯置高麗國儒學提舉司 丙戌罷濟州泗

汶酒運使司 丙申江淮省平章錫布鼎言提調錢穀

積怨于眾乞如約蘇穆爾例發戍兵三百人爲衛從之

冬十月丙辰禁內外百官受人饋酒食犯者沒其家

貲之半 甲子享於太廟 閏月戊寅帝至自上都大

宴羣臣謂托克托呼曰朔方人來聞哈都言杭愛之役

使彼邊將皆如托克托呼吾屬安所置哉論功行賞帝

欲先奇徹之士托克托呼言慶賞之典蒙古將吏宜先

之帝曰爾毋飾讓蒙古人誠居汝右力戰豈在汝右耶  
召諸將頒賞有差帝嘗以奇徹人爲民及隸諸王者皆  
籍之以隸托克托呼歲選其材勇以備禁衛及晉王征  
哈都托克托呼最有功故賞先奇徹之士云 尙書省  
言南北鹽均以四百斤爲引今權豪家多取至七百斤  
莫若先貯鹽于席來則授之爲便從之 僧格輔政碑  
成樹於省前樓覆其上而丹雘之 庚辰僧格言初改  
至元鈔欲盡收中統鈔故令天下鹽課以中統至元鈔  
相半輸官今中統鈔尙未可急斂宜令賦稅并輸至元  
鈔商販有中統鈔聽易至元鈔以行然後中統鈔可盡

從之

頁特密實

舊倫月的  
迷失今改

以首賊邱應祥董賢舉歸

于京師

僧格言國家經費既廣歲入恒不償所出以

往歲計之不足者餘百萬錠臣以爲鹽課每引今直五

貫宜增爲十貫酒醋稅課江南宜增額十萬錠協濟戶

十八萬自入籍至今十三年止輸半賦聞其力已完宜

增爲全賦如此則國用庶可支臣等免于罪矣帝曰如

所議行之僧格又以銓調內外官皆由於已而其宣敕

尙由中書至是以爲言乙酉命自今所授宣敕竝付尙

書省于是僧格遂以刑爵爲販市所求無不遂綱紀大

壞人心駭愕

丙戌西南生番內附

廣東賊鍾明亮

復反以眾萬人寇梅州江羅等以八千人寇漳州又韶  
雄諸賊二十餘處皆舉兵應之聲勢張甚詔頁特密實  
復與福建江西省合兵討之且諭頁特密實鍾明亮既  
降朕令汝遣之赴闕而汝玩常不發至有是變自今降  
賊其即遣之 丁亥安南國王陳日烜遣使來貢 庚  
寅江西宣慰使胡頤孫援錫布鼎例請至元鈔千鈔爲  
行泉府司歲輸珍異物爲息從之遙授頤孫行尙書省  
參政泉府大卿行泉府司事 丙申婺州賊葉萬五以  
眾萬人寇武義縣殺千戶一人江淮省平章布琳吉岱  
舊作不都將兵討之 遣使餉致大同錢穀及區別給  
吉帶今改



糧人戶 庚子取石泗濱爲磬以補官縣之樂 癸卯  
浙西宣慰使史弼請討浙東賊以爲浙東道宣慰使位  
哈喇岱上弼討台州賊擒斬楊鎮龍及其黨台州平  
甲辰湖廣省臣言近招降贛州賊胡海等令將其眾屯  
田自給今遇耕時不恤之恐生變命贛州路發米千八  
百九十石賑之 丙午緬國遣使來貢方物 十一月  
丁未禁江南北權要之家毋沮鹽法 壬子漳州賊陳  
機察等八千人寇龍巖執千戶張武義與楓林賊合福  
建行省兵大破之陳機察邱大老張順等以其黨降行  
省請斬之以警眾事下樞密院議范文虎曰賊固當斬

然既降乃殺之何以示信宜竝遣赴闕從之 癸丑建  
寧賊黃華弟福結陸廣馬勝復謀亂事覺皆論誅 以  
王憚爲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使憚上言曰福建所轄  
郡縣五十餘連山距海實爲邊徼要地而民情輕詭自  
平宋以來官吏貪殘故山寇往往嘯聚愚民因而蟻附  
剽掠村落官兵致討復蹂踐之甚非朝廷一視同仁之  
意也今雖不能一一擇任守令而行省官僚如平章左  
丞相闕宜特選清望素著文足以撫綏黎庶武足以折  
衝外侮者使鎮靜之庶幾治安可期也憚黜官吏貪汙  
者數十人察繫囚之冤滯者決而遣之戒戍兵無得寓

民家別創營屋居之民得少安 丁巳改播州爲播南路 十二月辛巳詔括天下馬哈都犯邊帝命伊勒噶與李庭議所以爲備庭請下括馬之令其品官所乘隄數外悉令入官凡得馬十一萬匹 紹興路總管府判官白絜矩言宋趙氏族人散居江南百姓敬之不衰久或非便宜悉徙京師擢絜矩爲尙書省舍人遣詣江南發兼并戶偕宋宗室至京師既而江淮行省言江南之民方患增課料民括馬之苦今此舉必致人心搖動宜且止從之時僧格專政法令苛急天下騷然南臺侍御史行御史臺事程文海入朝上疏曰臣聞天子之職莫

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于進賢苟不以進賢爲急而  
惟以殖貨爲心非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之意也晉漢文  
帝以決獄及錢穀問丞相周勃勃不能對陳平進曰陛  
下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宰相上理陰陽  
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觀其所言可  
以知宰相之職矣今權姦用事立尙書鉤攷錢穀以剝  
割生民爲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  
竊發良以此也臣以爲宜清尙書之政省行省之權罷  
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於國爲便僧格大怒欲羈留不  
遣復奏請殺之凡六奏帝皆不許仍遣還行臺 丁亥

封皇子庫庫春爲寧遠王 命回回司天臺祭熒惑

是歲詔天下梵寺所貯藏經集僧看誦仍給所費俾爲歲例 朝廷以中原民轉徙江南令有司遣還蒙吉岱言其不可遂止 湖廣行省左丞劉國傑率兵入肇慶攻閩太獠于清遠還攻蕭太獠于懷集擒之復擊走嚴太獠尋又攻曾太獠于金林破走之賊深入保險國傑鑿山而入賊眾五千人掩殺畧盡軍次賀州士卒冒瘴疫國傑親撫視之療以醫藥多得不死會國傑亦病乃移軍道州廣東盜陳太獠寇道州國傑討擒之遂攻拔赤水賊寨 皇孫出鎮懷孟帝爲選老成練達舊臣護

之乃以屬太子家丞王倚陞辭帝目之良久謂侍臣曰  
倚修潔人也左右皇孫得人矣

至元二十七年春正月戊申改大都路總管府爲都總  
管府 癸丑敕從臣子弟入國子學 安南國王陳日  
烜遣使來貢 丁巳遣使代祀岳瀆海神后土 遼陽  
自納顏之叛民甚疲敝戊午發鈔賑之 哈坦餘寇未  
平丙寅命高麗國發耽羅戍兵千人討之 丁卯高麗  
國王王晷言臣嘗宿衛京師遭林衍之叛高麗民居大  
同者皆籍之願復付還高麗從之 己巳無爲路大水  
免今年田租 癸酉立興文署掌經籍板及江南學田

錢穀 哈坦寇遼東海陽 二月癸未泉州地震乙酉  
又震時商琥入爲中臺監察御史上言漢文帝時有此  
災而無其應蓋以躬行德化而弭也因條陳漢文帝時  
政以進又言爲政之道在立法任人二者而已法不徒  
立需人而行人不濫用惟賢是擇因舉天下名士十餘  
人帝納其言 己丑江西羣盜鍾明亮等降詔徙爲首  
者至京師而給其餘黨糧 癸巳晉陵無錫二縣霖雨  
害稼竝免其田租 江西賊華大老黃大老等掠樂昌  
諸縣行樞密院討平之 三月己未立江南營田提舉  
司掌僧寺貲產 癸亥建昌賊邱元等稱大老集眾千

餘人掠南豐諸縣建昌副萬戶擒斬之 甲子楊鎮龍  
餘眾剽浙東總兵官討賊者多俘掠良民敕行御史臺  
分揀之凡爲民者千六百餘人 庚午以廣昌縣經鍾  
明亮之亂免其田租 辛未太平縣賊葉大五集眾百  
餘寇寧國擒斬之 夏四月癸酉幸上都 丙戌遣  
僧濟額森等詣馬八兒國訪求方技 癸巳河北十七  
郡蝗救賑之平山眞定棗強三縣旱靈壽元氏二縣大  
雨雹竝免其租 庚子哈坦復寇海陽 五月乙巳哈  
坦寇開元 初鍾明亮降詔縛至闕下江西行省管如  
德等畱不遣明亮復叛率眾寇贛州戊申樞密院以如



德等違詔縱賊請詰之詔可罷江西行省樞密院 庚  
戌陝西南市屯田隕霜殺稼免其租 戊午移江西行  
省于吉州以便捕盜 尙書省遣人行視雲南鉅洞獲  
鉅四千四十八兩奏立鉅場官 癸亥徽州績溪賊胡  
發饒必成伏誅 丙寅江西行省言吉贛湖南廣東福  
建以禁弓矢賊益發請依內郡例許尉兵持弓矢從之  
己巳立雲南行御史臺起復前漢中道按察使程思  
廉爲御史中丞始至蠻夷酋長來賀詞若避而意甚倨  
思廉奉宣綏懷之意且明示禍福使毋自外聞者懾服  
雲南舊有學校而禮教不興思廉力振起之始有從學

問禮者 江陰大水免田租萬七百九十石 庚午婺  
州永康東陽處州縉雲賊呂重二楊元六等反浙東宣  
慰使史弼擒斬之 泉州南安賊陳七師反討平之  
六月壬申朔河湓太康免湓沒地租 庚辰用江淮省  
平章錫布鼎言以參政王巨濟鉤攷錢穀有功賞鈔五  
百錠 繕寫金字藏經凡糜金三千二百餘兩 以廣  
州增城韶州樂昌遭畚賊之亂並免其田租 杭州賊  
唐珍等伏誅 壬辰泉州大水 丙申發侍衛兵萬人  
完都城 丁酉大司徒薩里曼等進定宗實錄 己亥  
棣州厥次濟陽大風雹害稼免其租 秋七月癸丑罷

緬中行尙書省 江淮省平章錫布鼎以倉庫官盜欺  
錢糧請依宋法黥而斷其腕帝曰此回回法也不允  
戊午貴州苗蠻三十餘人佗亂入順元城殺傷官吏其  
眾遂盛湖廣省合兵往討之 建平賊王靜照伏誅  
乙丑蕪湖賊徐汝安孫惟俊等伏誅 丙寅雲南闍力  
白衣甸酋長凡十一甸內附 丁卯用僧格言遣慶元  
路總管毛文豹搜括宋時民間金銀諸物已而罷之  
澹州樂陵旱免田租三萬餘石 魏縣御河溢害稼免  
其租 八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丁亥以南安建昌等  
處嘗罹鍾明亮之亂悉免其田租 癸巳地大震武平

尤甚地陷黑沙水涌出壓死按察司官及總管府官王連等民七千餘人 己亥帝問武平地震慮納顏黨入

寇遣平章政事特穆爾

舊倫鐵木兒今改

樞密院官塔魯呼岱

舊倫忽帶今改

引兵五百人往視

九月癸卯申嚴漢人田獵

之禁 乙巳禁諸王遣僧建寺擾民 平章政事棟里

特穆爾帥師與哈坦戰大破之 丁未御河決高唐沒

民田命有司塞之 武平盜賊乘地震爲剽掠民愈憂

恐特穆爾以便宜調租賦罷商稅弛酒禁斬爲盜者發

鈔八百四十錠轉海運米萬石以賑之 帝自上都還

駐蹕龍虎臺遣阿喇杞薩里馳還召集賢翰林兩院問

致災之由議者畏僧格但泛引經傳及五行災異之言以修人事應天變爲對莫敢議及時政先是僧格遣實都王巨濟等理算天下錢穀已徵入數百萬未徵者尙數千萬害民特甚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逃山林者則發兵捕之于是集賢直學士趙孟頫爲阿喇柜薩里言宜請赦天下盡與蠲除庶幾天變可弭阿喇柜薩里素與孟頫善入奏具如孟頫言帝從之詔草已具僧格怒謂必非帝意孟頫曰此錢穀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何所從取非及是時除免之七日言事者尙以失陷錢穀數千萬歸罪尙書省豈不爲丞相深累耶僧格悟遂赦

天下民得稍蘇 丁卯命江淮行省鉤攷行教坊司所

總南樂工租賦 置四巡檢司于宿遷之北以所罷陸

運夫爲兵護送會通河上供之物禁發民挽舟 僧格

貴幸已極諱言師事丹巴

舊倫 巴今改

而背之丹巴知不見

容力請西歸尋復召還謫之潮州 冬十月壬申封皇

孫噶瑪拉

舊倫 刺今改

爲梁王賜金印出鎮雲南 甲戌

立會通汶泗河道提舉司 丁丑尙書省言江陰寧國

等路大水民流移者四十餘萬戶帝曰此亦何待上聞

當速賑之 己丑新佺太廟登歌官縣樂 以伊寶齊

歲取鴈鵠成都擾民罷之 十一月戊申江淮行省平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八十九

五

章布琳濟岱

舊倫不詳  
吉帶今改

言福建盜賊已平惟浙東一道

地極邊惡賊所巢穴宜以哈喇岱一軍戍沿海明台伊  
拉齊一軍戍溫處扎呼岱一軍戍紹興婺其寧國徽初  
用土兵後皆與賊通宜以高郵泰兩萬戶漢軍易地而  
戍揚州建康鎮江三城跨據大江人民繁會宜置七萬  
戶府杭州行省諸司府庫所在置四萬戶府水戰之法  
舊止十所宜擇瀕海沿江要害二十二所分兵閱習伺  
察諸盜錢塘控扼海口舊止戰船三十艘故海賊時出  
奪船殺人宜增置百艘則盜賊不敢發從之 庚戌罷  
雲南會川路採碧甸子 壬戌大司徒薩里曼等進太

宗實錄

癸亥河決祥符義唐灣太康通許陳頰二州

大被其患

甲子御史臺言江南盜起討賊官利其剽

掠復以生口充贈遺請給還其家帝嘉納之

徙河北

河南道按察司治許州

乙丑易水溫雄霸任邱新安

田廬漂沒無遺命有司築隄障之

十二月辛未以衛

尉院爲太僕寺

攷異前于二十四年十一月辛丑已書改衛尉院爲太僕寺此疑重出據元史

百官志亦無是年改衛尉爲太僕寺此疑重出據元史

已卯命樞密院括民

間兵器

丙戌興化路仙游賊朱三十五集眾寇青山

萬戶李綱討平之

己亥湖廣省上二年宣課珠九萬

五百一十五兩

處州青田賊劉甲乙等集眾千餘人



寇温州平陽。是歲江西行省丞相兼知樞密院事蒙古岱到官四十日卒。蒙古岱先在江浙專愎自用，又易置戍兵，平章布琳濟岱言其變。更巴延阿珠成法，帝每戒飭之。既死，臺臣劾郎中張思立罪狀，而蒙古岱迫死劉宣及其屯田，無成事，始聞于帝云。江西盜起龍泉湖，廣省左丞劉國傑下令往擊之。諸將交諫曰：「此它省盜也。」國傑曰：「縱寇生患，豈可以彼此言耶？」乃選輕兵，棄旗鼓，去纓飾，一日夜趣賊境，賊眾數千逆戰，望見軍容不整，曰：「此鄉丁也。」易之。國傑以數千騎陷陳，眾從之，賊大敗，斬首五百餘級，奪所掠男女日算，收兵去，堡中民

望見怪之莫知其誰明日又忽至召堡民歸其男子曰  
吾劉二巴圖也民皆驚以爲神因告別盜鍾太獠居南  
安十八未國傑乘霧突入其巢賊眾驚亂自相蹂踐官  
軍搏之自旦及午所擒殺甚眾還兵桂東未幾龍泉盜  
復寇鄴縣國傑遂還鄴賊退保大井山乃分軍三道趣  
之道險棄馬而入時天大雨賊不爲備盡掩殺之還鎮  
道州

至元二十八年春正月壬寅太白熒惑鎮星聚于奎  
帝嘗問趙孟頫以葉李畱夢炎優劣孟頫對曰夢炎臣  
之父執其人厚重篤于自信好謀而能斷有大臣器葉

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  
曰汝以夢炎賢于李耶夢炎在宋爲狀元位至丞相當  
賈似道誤國罔上夢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  
是賢于夢炎也汝以夢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賦詩  
譏之孟頫所賦有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  
之句帝歎賞而夢炎銜之終身孟頫退謂奉御徹爾舊  
徹里曰上論賈似道誤國責畱夢炎不言僧格罪甚于  
今改似道而我等不言它日何以辭其責然我疏遠之臣言  
必不聽侍臣中讀書知義理慷慨有大節又爲上所親  
信無踰公者夫捐一旦之命爲萬姓除殘賊仁者之事

也公必勉之會帝畋于柳林徹爾至帝前具陳僧格姦貪誤國害民狀辭語激烈帝怒謂其毀詆大臣命左右批其頰血湧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辨愈力且曰臣與僧格無讐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爲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復言則奸臣何由除民害何由息且使陛下有拒諫之名臣竊懼焉貢特巴勒及額森特穆爾等亦劾奏僧格專權黷貨時博果密出使三遣人趣召之至覲于行殿帝以問博果密對曰僧格壅蔽聰明紊亂政事有言者即誣以它罪而殺之今百姓失業盜賊蠭起召亂在旦夕非亟誅之恐爲陛下憂自是

言者蓋眾帝始決意誅之 甲寅虎入南城翰林侍講  
趙與鵬疏言權臣專政之咎退而家居待罪 辛酉罷  
江淮漕運司併於海船萬戶府由海道漕運 免江淮  
貧民至元十二年至二十五年所逋田租二百九十七  
萬六千餘石及二十六年未輸田租十三萬石鈔千一  
百五十錠絲五千四百斤綿一千四百三十斤 罷淘  
金提舉司 立江東兩浙都轉運使司 壬戌尙書省  
右丞相僧格等罷 二月辛未尙書省言大同仰食于  
官者七萬人歲用米八千萬石遣使覆驗不當給者萬  
三千五百人宜徵還官從之 癸酉以隴西四川總攝

年札克真珠納斯爲諸路釋教都總統 改福建行省

爲宣慰司隸江西行省 詔行御史臺勿聽行省節度

雲南行省言叙州烏蒙水路險惡舟多破溺宜自葉  
稍水站出陸經中慶又經鹽井上老必撤諸蠻至叙州  
慶符可治爲驛路凡立五站從之 丙子罷徵理司從

鄂爾根薩里言也詔下之日百姓相慶 以僧格黨與

罷揚州路達魯噶齊索羅呼斯 丁丑以太子右詹事

鄂勒哲

舊倫完澤今改

爲尙書右丞相翰林學士承旨博果密

平章政事帝欲相博果密謂之曰朕過聽僧格致天下  
不安今雖悔之已無及朕識卿幼時使從學正欲備今

日之用博果密曰朝廷勲舊齒爵居臣右者尙多今不  
次用臣無以服眾帝曰然則孰可曰太子詹事鄂勒哲  
可嚮者籍阿哈瑪特家其賂遺近臣皆有簿籍唯無鄂  
勒哲名又嘗言僧格爲相必敗國事今果如其言是以  
知其可也帝以僧格蠱政恐未盡去召江淮參政燕公  
楠赴闕公楠極陳 害請更張以固國本帝悅問孰可  
以爲首相對曰天下人望所屬莫若安圖問其次曰鄂  
勒哲可先是賀勝父仁傑畱守上都不可爲僧格下僧  
格欲陰中之累數十奏帝皆不聽僧格敗帝問勝孰可  
相者對曰天下公論皆屬鄂勒哲帝命元敎宗師張畱

孫莖之得同人之豫畱孫進曰同人柔得位而進乎乾  
君臣之合也豫利建侯命相之事也何吉如之願陛下  
勿疑及拜鄂勒哲天下果以爲得賢相帝命勝參知政  
事 壬午帝諭御史大夫伊囉勒

舊倫月兒魯今改

曰屢聞僧

格沮抑臺綱杜言者之口又嘗捶撻御史其所罪者何  
罪當與辨之僧格等持御史李渠等已刷文卷至令侍  
御史杜思敬等勘驗辨論往復數四僧格等辭屈明日  
帝如上都駐蹕土口復召御史臺暨中書尙書兩省官  
辨論尙書省執卷上言前浙西按察使勒濟因監燒鈔  
受贓至千錠嘗檄臺徵之二年不報思敬曰文之次第



盡在卷中令尙書省拆卷持對其弊可見及抱卷至思敬曰用硃印以封紙縫者防欺弊也若輩爲宰相乃拆卷破印與人辨是教吏爲姦當治其罪帝是之責御史臺曰僧格爲惡始終四年其姦贓累著非一汝臺臣難云不知知而不劾自當何罪思敬等對曰奪官追俸惟上所裁數日不決伊囉勒奏臺臣久任者當斥罷新者存之帝曰然 癸未帝如上都 甲申命江淮行省鈞攷錫布鼎所總詹事院江南錢穀 乙酉立江淮湖廣江西四川行樞密院江淮治廣德軍湖廣治岳州江西治汀州四川治嘉定 丙戌詔改提刑按察司爲肅政

派訪司亦道仍設官八員除二使畱司以總制一道餘  
六人分臨所部如民事錢穀官吏姦弊一切委之俟歲  
終省臺遣官攷其功效 初何榮祖爲參知政事僧格  
急于理算錢穀人受其害榮祖數請罷之帝不從屢懇  
請不已乃稍緩之而畿內民苦尤甚榮祖每以爲言同  
僚曰上旣爲免諸路惟未及京畿可少止勿言也榮祖  
執愈堅至于忤旨不少屈竟不署其牘未踰月而害民  
之弊皆聞帝乃思榮祖言召問所宜榮祖請于歲終立  
局攷校人以爲便立爲常式詔賜鈔萬一千貫榮祖條  
中外百官規程欲矯時弊僧格抑不爲通榮祖旣與之

異議乃以病告特授集賢大學士至是起爲右丞 詔

江淮行省遣蒙古軍五百漢兵千人從皇子鎮南王鎮

揚州 執河間都轉運使張庸仍遣官鉤攷其事 丁

亥營建宮城南面周廬以居宿衛之士 詔逮湖廣省

平章約蘇穆爾詣京師戊子籍其家貲金凡四千兩約

蘇穆爾僧格之妻黨也鉤攷曰急恣爲不法永州判官

烏克遜澤存倫烏古孫澤今改歎曰民不堪命矣即自上計行省

約蘇穆爾怒曰郡國錢糧無不增羨永州何獨不然此

直孫府判倚其才辨慢我亟拘繫之欲寘之死至是始

得釋 辛卯封諸王特穆爾布哈爲肅遠王 壬辰雨

壞太廟第一室奉遷神主別殿 癸巳命撒爾率衛士  
三百人籍僧格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鄂爾棓薩里以  
連坐亦籍其貲帝問之曰僧格爲政如此何故無一言  
對曰臣未嘗不言願言不用耳時尙書省臣多以罪罷  
帝欲使趙孟頫與聞中書政事孟頫固辭帝令出入宮  
門無禁每見必從容語及治道多所裨益孟頫自念久  
在帝側必爲人所忌力請補外出同知濟南路總管府  
事 丁酉詔加嶽瀆四海封號各遣官致告 二月己  
亥朔僧格妻弟巴濟扣爲燕南宣慰使以受賂積贓伏  
誅 仆僧格輔政碑 提點太醫院事許辰與丞相安

圖善國政多所贊益僧格忌之數譖于帝帝不之信僧  
格敗繫于左掖門帝命展往唾其面辭不可帝稱其仁  
厚賜以白玉帶且諭之曰以汝明潔無瑕有類此玉故

以賜汝展集賢大學士國楨子也賜名和爾果斯

舊倫火魯

火孫今改

乙卯納顏所屬伊烏納爾等同女直兵五百人

追殺內附民千餘人遣塔哈率眾平之 辛酉發侍衛

兵營紫檀殿 壬戌以甘肅行省右丞崔彧爲中書右

丞 杭州平章等五路饑發粟賑之仍弛湖泊捕魚之

禁溧陽太平徽州廣德鎮江五路亦饑賑之如杭州等

路武平路饑百姓困于盜賊軍旅免其去年田租凡州

郡田嘗被災者悉免其租不被災者免十之五江淮  
豪家多行賂權貴爲府縣卒吏以庇門戶遇有差賦惟  
及貧民詔江淮行省嚴禁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九